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
· 传记故事 ·



马克思

KARL MARX

罗范懿◎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传记故事——

马克思

罗范懿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罗范懿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8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传记故事)
ISBN 978-7-5125-0340-3

I. ①马… II. ①罗… III. ①马克思, K. (1818~1883)-
传记-青年读物②马克思, K. (1818~1883)-传记-少年读物
IV. ①A7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4496号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传记故事·马克思

作 者	罗范懿
责任编辑	郑湫璐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刘 毅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刘洁羽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1.75印张 185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40-3
定 价	21.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

月亮出山的时候 / 005	一个“商人的儿子”出现 / 056
十字路口 / 007	24岁的《莱茵报》主编 / 059
“入场券”的诱惑 / 009	情深燕尔 / 063
花手绢 / 012	不去国家报社工作 / 066
花园里的笑声 / 014	雪茄烟和女佣人 / 070
不与校长告别的优等生 / 018	同恩格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握手 / 073
浪漫的青年作家 / 024	人间自有真情在 / 077
私定终身 / 029	布鲁塞尔大团圆 / 080
爱情的魔力 / 033	29岁的“老爹” / 083
“作品不能采用”的烦躁 / 04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086
乐找长辈做文友 / 043	革命爆发 / 090
23岁的博士 / 047	无国籍者被捕引起国际轰动 / 092
择业之难 / 050	从阴谋的间隙中向祖国输送“新武器” / 095
苦恼人的笑 / 053	“而立”的《新莱茵报》主编 / 098

目 录

在被告席上 / 102	一部准备了15年的手稿 / 145
离别的不安 / 106	贫富的天平 / 148
朋友，请给我钱 / 109	《资本论》的艰难问世 / 150
尴尬的时候 / 112	德国通讯书记 / 154
“闲事”风波 / 114	“知天命”的欣慰 / 157
一场决斗 / 116	挚友的相处 / 160
荒草地里的“自由花” / 118	友谊绝话 / 163
家庭大学 / 121	“公社万岁！” / 166
残酷的6年 / 125	写字台上的“休息” / 171
一棕一黑“两匹马” / 130	伦敦老人 / 173
英国博物馆在思想 / 133	爱的颤音 / 176
“妈妈，醒醒吧！” / 136	睁着眼睛“睡”了 / 179
比金钱更重要 / 138	永垂不朽 / 182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 141	

月亮出山的时候

1818年，德国莱茵省南部摩塞尔河畔的特里尔城。

5月初的特里尔，景色格外迷人。这座古老的罗马式城市，樱桃树摇曳着嫩绿的新果，阳光里绽出春姑娘大胆走向成熟的信息。和风丽日，像一只只温暖的手轻盈地拂过河岸的建筑、山坡，抚摸着岩石间小粒的石英，于是，无植被的石山上一眨眨地发出萤光样灿灿的光辉。

5月4日，特里尔城布吕肯巷664号，主人神情快活焦躁。

这是37岁的特里尔高等上诉法院的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他父亲原来也是知名的波兰法律学家，从波兰回到德国后就一直在这里定居。亨利希·马克思在走廊里踱来踱去，这位安详文雅的人又把耳朵紧紧地贴到卧室房门上倾听，他要倾听出其中的一丁点声响的具体内容——

“夜半醒来后，她也常发出这种声音，一种人之本能的爱恨交加的声音。这阵似乎击鼓般的声音，是在为孩子‘正位’？……又在忙碌着什么？听说是要绳子什么的東西，找绳子？难道是……”

亨利希·马克思听着想着，他真忍耐不住了，连忙对着门缝小心翼翼地說：“呃，别让绳子束缚孩子的手脚。”

“先生，你别急。还没到那个时候，到时候你再发言。”卧室里传出笑声。

“嗯，要放手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走自己的路……”亨利希想。

听说孩子还没生下，他又直起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踱到窗前，眺望星空，一轮银盘样的满月从山那边跳出，大地洒上一层银辉，屋顶的烟囱、教堂的圆顶、高耸的钟楼，还有那摩塞尔河上的汽船、渔舟，刹时都沐浴在静静的月光里。

亨利希·马克思已等待了几个钟头，这时，焦急的心情却被夜半窗外的

月色迷住了。直到助产妇阿尔普士大娘匆匆从卧室里跑出来,并含笑拉扯着他的衣袖,他才知道:

“生了,生了,男孩,男孩!”

正是5月5日凌晨两点钟,亨利希·马克思做了第二个男孩的父亲。

这位犹太律师同妻子罕丽达·普列斯堡都为家中第二个男孩的平安降生而高兴。他伏在床前吻她少了血色的嘴唇,吻她疲惫、憔悴的脸颊,抚平她额头上一夜之间增多了的皱纹……

5月7日,过了“三朝”,下午4时,亨利希·马克思到特里尔市管理局民政事务官员处填了一张出生登记表,他在新生表的第一栏内庄重地写上——“卡尔”。

十字路口

卡尔·马克思出生的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自由发展的时期。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给人类社会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文明。

英国，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纺纱机可以使16至18只纱锭同时工作，使得纺织产量迅速提高；机械师瓦特试制联动蒸汽机成功，英国建立起第一座蒸汽纺纱机。蒸汽发动机的采用，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到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尤其在纺织业中，大机器生产已取得主导地位。

随着工业的发展，思想意识方面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阐述了劳动是社会财富源泉的观点。继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租税原理》一书中把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又向前推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被消耗的劳动。

法国，1789年至1794年间发生了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为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但法国革命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只是以资本主义剥削代替了封建剥削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对于劳动者仍是一句空话。因此，在资产阶级知识界的一些先进分子中，开始思考劳动群众继续贫穷的原因，幻想消除社会混乱，建立一种新的制度。19世纪初，出现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

圣西门在他的《论实业制度》中，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劳动，用自己的力量来为人类造福，用统一的科学计划组织大工业生产，对人的政治管理将变成对物的管理以及对生产过程的

指导，国家将变成生产和社会管理机关。然而，他不了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无力解放自己，也不能领导和建立新社会。

德国，这个卡尔·马克思的生长地，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末叶起，在德国掀起了一场批判封建主义，批判宗教蒙昧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提倡理性和科学的思想运动。在这场思想运动中，出现了莱辛、歌德、席勒等一批有名的启蒙思想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特里尔城市发展很快，早在5世纪就成为帝国的首府，成了欧洲一个令人瞩目的城市。罗马就是从特里尔这个中心统治自己的西部领地的，当时这些领地包括了高卢、不列颠群岛和西班牙。这里有罗马时代富丽堂皇的上皇宫殿，有罗马大教堂，有闻名于世的“黑门”……14世纪，特里尔的大主教同时成为高卢的总督，1632年红衣主教黎塞省接受特里尔大法官的头衔。特里尔，这个当时只有1.2万人口的以农业为主的发达地区，连同富饶的莱茵省于1795年被法国兼并，并持续20年之久。

此时，欧洲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始走向掠夺。就在这个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后经济上却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的德国，沸腾着法国大革命思想，在自由派与反动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期，向左还是向右、向前还是退后？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卡尔·马克思就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了，又正好起步于特里尔这个当时号称“欧洲十字路口”的中心城市。

“入场券”的诱惑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个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家境清寒，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由于勤奋努力，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在故乡特里尔的居民中很受尊敬。父亲渊博的学识、比较进步的思想以及耐心的引导给马克思以良好的启迪。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是个荷兰人，德语说得不大好。她是个善良的家庭主妇，整天操劳家务，关心家人的健康。但是对于儿子的思想特别是儿子的志向并不理解。

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不时影响着卡尔。

“罕丽达，你看海涅在他的诗歌里说得多好，他把信仰看做是一张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亨利希伏身灯下，对着一本正在读的书自言自语地说。

妻子那边没有什么反应，只有她搓洗衣物的声音在回答他。

“很可惜，你对文学的兴趣不大。只研究家务不研究信仰。”他只好这么自我安慰，自我解释，“一个人活一辈子没有任何信仰也是一大悲剧，人生没有和不能选择自己最理想的信仰更是最大的悲剧。”

这时，卡尔却飞快地来到了父亲的身边，要抢父亲手里的书。

“爸爸，信仰？入场券？”卡尔瞪大眼睛问父亲，“信仰是什么？入场券是什么？文明是什么？它们都像烧饼、葡萄一样，能吃吗？”

这个对什么问题都纠缠不放的孩子，让连日来难得高兴的父亲笑了起来：“能吃，能吃！我的亲爱的卡尔！”父亲说着，抚摸着孩子一头浓密的黑发。

“别扯坏了书，让爸爸看下去。”亨利希看着这对向他久久地仰望、凝视的明亮照人的褐色眼睛，认真地说：“这就是信仰和入场券！这些书都是入场券！你长大读书了就知道了，里面可读出烧饼和葡萄来。”

卡尔又不解地、贪婪地盯住了海涅的诗歌和爸爸身旁伏尔泰、卢梭的一些文字书籍。

“我亲爱的卡尔，你不是喜欢去剧院里看戏吗？进剧院里的那张票就是入场券，没有这个东西是进不去的。”亨利希又耐心地对孩子说。

“我要读书！我要信仰！我要入场券！”卡尔蹦到妈妈的身旁。

书柜是属于爸爸的。亨利希是读法文中学、大学毕业的，仅法国的戏剧目录书就藏有 38 卷。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说他是“一个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作品的地道的 19 世纪的法国人。”

正当亨利希阅读得入神入味的时候，侍女来告：

“主人，弗里德里希斯来访！”

弗里德里希斯是特里尔城高等法院的陪审官，他参加了泛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是亨利希要好的青年同事。

“您请坐，同事先生，我发现您又在生气。”律师十分敬佩他的勇气却又常常为他担心。

弗里德里希斯不等屁股坐定，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里！34 个诸侯分割了国家政权，成百个关税区把德国内部互相封锁起来；费希特被禁止活动，施泰因遭受迫害，而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国王今天是否还履行他的诺言呢？他本来想给我们制定一部宪法，可今天他不再想这件事了！律师先生，您看看人民的处境吧！奴隶制虽然废除了，但是农民今天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需要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德意志联邦正处在梅特涅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

弗里德里希斯跳起来，又豪放地做着手势说：

“而您呢，同事先生？我看，您只是安闲地、自我陶醉地读莱辛和伏尔泰的著作！”

亨利希试图使这位年轻的同事安静下来，但弗里德里希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至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吗？监视大学、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检查报纸、禁锢思想，通过制订取缔煽动民众的法律放逐一切爱国人士，就连大学生听讲笔记本也要反复检查。可耻，简直太可耻了！”

亨利希总算对弗里德里希斯的意见作出反应：“你讲得完全对，德意

志联邦国家像一座监狱，诸侯们从市民和农民身上榨取高额利税，他们躲在豪华的宫殿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用一个充满阿谀谄佞侍臣的宫廷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是德国统一的阻力。”

亨利希又说：“事情不能操持过急，过急会惹出过多的麻烦来，慢慢唤起统治者的觉悟，才能把德国统一的事办好。”

听到这里，弗里德里希斯突然打断亨利希这位年长的同事的思路，说：“你怎么还是对这些腐败的统治者抱幻想、抱希望？只有广大劳动者们站起来，自己创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现状才能够改变！”

卡尔见弗里德里希斯叔叔和爸爸都说得很激动，他往往这时总是放弃任何玩得开心的事情。他帮妈妈给叔叔送去一杯热茶，也给爸爸送去一杯，然后就静坐在妈妈的腿上，又过去搂着爸爸和客人叔叔的腿站定，小头来回转着，瞪眼看那个叔叔和爸爸说话。

弗里德里希斯拿着帽子匆匆出了门，好像立即就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似的。

卡尔送来的热茶他们谁也没有喝一口，乳白色的茶雾袅袅升腾……

花手绢

卡尔一天比一天懂事了。他爱动脑爱思考，常常提出一些叫大人也感到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他机灵好动，聪明伶俐，加上那壮实黝黑的体肤、炯炯有神的眼睛，真让人喜爱。

卡尔在兄弟姐妹中排第三，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幼年夭折后他就成了家里的长子，深得父母亲、尤其是父亲的钟爱。虽然后来父母又添了小的，父母需要悉心照料比他更小的孩子，可他仍然是双亲的宠儿。父亲常夸他的才华、天赋，并想要他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成为大法官、大法学家或受人们尊敬和富有理性、博爱精神的大律师。母亲见卡尔孩提时成事顺利，常称他是“幸运儿”。

这么一个大家庭，全靠父亲的律师工作和母亲的勤劳来维持。卡尔在城市阶层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活中度过童年。

姐妹和伙伴送给他爱称——“摩尔”。姐姐既爱他又怕他，卡尔做事因执著而常表现出暴躁，这时，姐姐就又爱又恨地嗔怪他一句：“摩尔霸王！”

卡尔不时带伙伴们到紧挨着特里尔城门的小山丘上组织“战斗”。

“冲啊！”

“冲啊！”随着卡尔一声令下，成群的孩子奋不顾身地冲上山或跳下坡坎，谁稍有怠慢，卡尔都不客气。

“燕妮姐，你怎么不冲过去？”卡尔质问。

“摩尔，你没看到，前面的水沟有荆棘呀？”燕妮红着脸回答。

“怕死鬼！前面是刀山也要上！这是命令！打仗嘛！”卡尔瞪眼红脸地说，“你这么怕死？就怕撕破你的漂亮衣服？还不快跑，再不跑我要推你下去！”

“摩尔——霸王！你又这么凶！”索菲娅看弟弟真要动手推燕妮，连忙跑过来把燕妮拉过去。

“谁是霸王？小狗才当霸王哩！知道吗？这是打仗！命令！战斗！”卡尔不等其“战斗”说完，纵身从燕妮前面那个要跨过去的障碍冲过去——

卡尔冲过去了，他带领伙伴胜利有趣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啊，血！”大伙在欢呼胜利的时候，这才发现，卡尔的鞋子进了泥水，腿和手几处流着血，手上还扎有棘刺，没来得及拔出来。

姐姐连忙帮他拔出棘刺，燕妮递过自己的手绢让索菲娅擦去卡尔身上的血。

姐姐怨自己不该骂他“霸王”。

燕妮两只手系弄着身前一只短发辫，视线低垂，她怨自己胆小，当初没冲过去，自己毕竟比摩尔大些，说不定不会伤了手脚……

伙伴们都向卡尔投来钦佩的目光。大家都默不作声，山丘上一时静静的。

“大伙还没玩到兴头。”卡尔想。

“冲啊！”卡尔一把推开姐姐，蓦地又挥手呼唤起来，带领伙伴从马可堡飞快地“杀”向特里尔城。

卡尔拔腿离开山丘时对落在地上带血的手绢犹豫一会，见大伙都飞快离开，他旋即拾起了手绢。

“战斗”结束了。卡尔用他满是泥水的手弄麦粉做成“小包子”。

大伙架起两块砖头和一块瓦片，捡来干柴禾将“小包子”烤熟。

“吃呀，每人一只，快吃呀！”卡尔吩咐大伙。

伙伴们都看着卡尔用脏手做的“包子”，有的不愿意吃。

“吃！不吃不行！”卡尔一定要大伙吃，大些的孩子像姐姐和燕妮她们不肯吃他的，他竟然将“小包子”塞到她们的嘴里了，“非吃了不可！吃完了我讲故事给你们听，不吃我做的小包子也就别想听我的故事。”

大伙谁都想听卡尔讲故事，知道他总有讲不完的新故事，经常讲得大伙笑得肚皮痛，可他自己却一本正经的。

于是，大家都把卡尔亲手做的“小包子”一股脑吃完了。

燕妮和姐姐也吃完了。

花园里的笑声

在卡尔出生的第二年，亨利希在特里尔最繁华的西梅昂商业大街，著名的罗马黑门附近买下了更漂亮的房子，全家从布吕肯大街 664 号迁往这里的 1070 号住宅。

这里距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亨利希也许是看在离学校近而方便卡尔入学才作出这种决定的。

威廉中学附近的伊加斯街一栋宽敞的房子里（389 号）住着一名声名显赫的政府职员，叫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原是普鲁士阿尔特马克省萨尔茨维德尔县的县长，后又任这里的州长，1816 年普鲁士政府委任他在特里尔担任要职——市政府负责巡视监狱的顾问官。

冯·威斯特华伦这位枢密顾问官由于职责的原因同特里尔的首席律师亨利希·马克思联系较多，共同的自由派观点和教养以及相互间的敬佩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两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的大人和孩子们日渐都成了好朋友。

他们把相距步行几分钟的路程缩得更短，大人小孩常来常往。

夏天，枢密顾问官的花园里不时发出一阵阵儿童的溪流般的欢笑声。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大声叫嚷：

“现在你找我吧，我离你一点也不远呀！”

灌木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响声，一个满头黑色卷发的男孩用他强壮的身躯拨开那鲜花盛开的灌木丛，大笑地纵身走进去。

“我在这儿呢！”

男孩停下来，仔细察听小姑娘的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皱了皱眉头，飞快地向一棵紧靠着花园墙边高大的杜松树跑过去。

燕妮紧紧抱住这位天真勇敢的比自己小四岁的男孩。

小卡尔往常是姐姐带他到燕妮家来玩的，今天卡尔独个儿来。燕妮对小卡尔能一个人来玩表现出特有的高兴和快活。

她带小卡尔在花园里爬葡萄蔓，摘熟透了的葡萄，剥葡萄皮，把水灵透亮的绿宝石般的葡萄一颗颗直往小卡尔的嘴里塞。

“吃吧！吃饱了葡萄再回去。”燕妮说得真像大姐姐。

卡尔在外面玩得鲁莽，可往往来到燕妮家里就又显得特别的规矩文静了。不知是因为周围的氛围还是因为这时的燕妮才是他心目中的大姐姐。

两小相对盘腿坐在葡萄架下的草地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卡尔也剥了颗葡萄往燕妮嘴里塞。

“燕妮姐，你自己也吃吧！”

“我吃。你塞给我的脏包子我不是也吃了么？”

“哧哧哧……”两人笑得嘴里的葡萄汁喷在对方的脸上，燕妮把小卡尔抱在胸前，下巴亲昵着卡尔乌亮的鬈发。

花园里又一阵溪流般的欢笑声。

“摩尔，前一次我惹你生气了，你怎么还一个人跑来同我玩呢？”

“嗯，那次我凶了你……”卡尔的小手触着了燕妮胸前的一对栗色的小发辫，好柔软的鬈发呀，小卡尔突然觉得燕妮姐的发辫比许多其他玩具都好玩。

“噢，对了，燕妮姐，我是给你送手绢来的。”卡尔突然记起，“给你。”卡尔松了玩发辫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交给燕妮。

白手绢上的血没洗去，成了一朵朵的红花，白手绢成了赭红的花手绢。

“摩尔，你喜欢吗？喜欢你就留着，给你。”

“喜欢。给我？”卡尔笑了笑。

“给你，我给你洗一下。”燕妮说。

“我回去自己洗，或让姐姐洗。”卡尔说着随手又把花手绢揣进了小口袋。

燕妮将那小辫整理一下，引卡尔来到了她家的房间里。

燕妮有很多玩具，洋娃娃、小人书、积木和活动的人，红头发的泽特用聪敏的眼神注视着玩耍的孩子们。

“哟，原来是卡尔来了。怎么好久没见你到伯伯家来玩了？”正在聚精会神阅读《荷马史诗》的燕妮的爸爸冯·威斯特华伦连忙放下手里的书，

过来抱卡尔，举过头顶，又放下来，又举一下，笑着说：“小卡尔长大了，长高了。”

卡尔对着和蔼的顾问官伯伯笑得挺开心。

“哎呀，卡尔怎么了？”伯伯把卡尔放下来，指着小卡尔笑着的嘴说，“你晚上睡觉不闭合着嘴，让老鼠把露在外面的那颗牙齿盗走了。”

停了笑，小卡尔一对棕色的眸子转动着，向燕妮的爸爸仰着脸：“呃，伯伯，你说得不对，牙齿是自己掉落的，不是老鼠盗走的。”“哈哈……”又是一阵欢笑。

卡尔却不笑了，他又问：“伯伯，你为什么要说是老鼠盗走了，而不是其他东西盗走的呢？”

“因为老鼠嘴馋，你也嘴馋，吃了好东西不漱口，晚上将鱼呀、肉呀留在牙缝里，老鼠要去吃鱼和肉的时候就把牙齿都一块盗走了。”顾问官伯伯风趣地向他解释说。

“我知道，伯伯又讲故事了，是要我们讲卫生呗，常漱口，晚上睡觉不张开嘴。”

“对了，多聪明的孩子。”顾问官伯伯弯下腰又抓住卡尔的两只胳膊举了一下。

燕妮的爸爸进了书房。

燕妮带卡尔玩玩具。

“老鼠真是个大坏蛋！不劳动，专偷我们的东西吃。”卡尔突然对任何玩具都没兴趣，他对燕妮自言自语地说：

“我长大了专捕老鼠，弄许许多多的猫去抓，把世上的老鼠都抓光，老鼠消灭了，我们就安宁了，就不担心老鼠偷吃粮食了。”

“不对，假如猫将老鼠全消灭光了，猫吃什么呢？干什么呢？它变懒变馋，不也成了老鼠要去偷家里的东西吃！”

“燕妮姐，你说呢？”

“这怎么办呀？快说呀。”小卡尔急着要燕妮回答他。

“我也不知道那会怎么样，怎么办，你去问我爸爸吧？”燕妮说着摇了摇那对小辫，指指爸爸的书房。

卡尔真的就又去问燕妮的爸爸。

“伯伯，有一天，猫将老鼠消灭光了，猫还干什么？吃什么？它不也